

正在点映的电影《八佰》，口碑和票房正节节走高。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惨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，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在电影戛然而止处，撤退到英租界的“八百壮士”此后又经历了什么？

8月18日，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曾为“八百壮士”幸存者做过口述记录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副馆长薛刚和“八百壮士”后人。“八百壮士”之一王文川的女儿王秀英动情地说：“我看到电影剧照中面朝窗外的机枪手，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”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张然 徐梦云



扫码看视频



《八佰》剧照 片方供图

《八佰》感人至深，抗战老兵曾向南京抗馆讲述4天苦战细节 电影戛然而止后 还有四年“孤军营”



王文川(中)与女儿王秀英以及外孙女的合影



薛刚(后排右一)与杨养正(前排右一)及其家人合影 薛刚供图

电影中的历史

“八百壮士”苦守四行仓库，电影再现悲壮场景

身上绑满手榴弹的士兵大声报出自己的籍贯、姓名，一跃而下，用血肉之躯抵御侵略日军的攻击；深夜，少女杨慧敏冒着枪林弹雨，勇渡苏州河，只为护送一面国旗；数名士兵守在四行仓库屋顶，前赴后继誓死捍卫国旗……不少观看了电影《八佰》点映的观

众，都直呼“泪点满满，感人肺腑”。

“抱着炸弹往下跳、送国旗、撤退这些场景，我都听他们提起过。”薛刚曾为“八百壮士”幸存者王文川做过口述记录，也曾采访过幸存者杨养正，从他们的讲述中，更立体地还原了那段历史。

1937年，王文川只有19岁，那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1营4连机枪手。“他主要负责装弹药，也是副射手，主射手牺牲了，他就要上。”薛刚记得，关于四行仓库保卫战，王文川曾经说过：“我就是个士兵，上面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打。”

历史中的人

“八百壮士”幸存者口述，还原4天苦战细节

在王文川的记忆中，杨慧敏将国旗送来之后，第二天谢晋元（524团副团长，退守四行仓库军队最高指挥官）组织在楼顶升旗。薛刚说，八百壮士，实际上只有四百多人，当时升旗的时候去楼顶的有一半人，王文川就是其中一位。“他跟我说，当时他们找了一根两三米的杆子把国旗升起来，下面用粮包压住，为了让对岸被日军占领的地方看到。”薛刚说，与电影中不同的是，据王文川回忆，升起的国旗并没有引来飞机轰炸，因为四行仓库保卫战双方都没有使用重武器，用的基本上都是机枪、步枪。

“八百壮士”撤退的场景是影片的结尾，在黑夜中双方发生激烈冲突，官兵依次冲过桥面，此起彼伏的枪声让观众揪心。

不过，薛刚告诉记者，据王文川老人当年说，当时的撤退是有

序撤退，日军是有小规模攻打，但并没有造成严重伤亡。

孤军奋战四天，400多名将士在四行仓库吃什么？薛刚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四行仓库是当时闸北一带最高、最大的一座建筑物，原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（金城银行、中南银行、大陆银行及盐业银行）的联合仓库。“仓库里面有很多物资，不缺吃的，只是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做。王文川在那里第一次吃到罐头，几十年以后回忆起来，还说好吃。他还跟我说过，他们没有接受民众送的食物，因为谢晋元说不能让老百姓卷进来。”

当年23岁的杨养正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1营1连一排排长。“他觉得自己太年轻，怕自己的能力不够，若弟兄们万一不在了，没法和他们的父母交代。”薛刚说，杨养正的记忆也佐证了四行仓库内物资充沛，“刚退到四行

仓库的时候，他们用粮包去加固阵地。杨养正是农民家的孩子，觉得好浪费、好可惜，就去问长官，真的要用这个吗？长官告诉他，没办法只有粮包可以用。”

和粮食相比，药品成了稀缺品，据杨养正回忆，“日本人到上海以后，把很多药店都封锁起来了，特别是创伤药。负伤了以后，很少有药，伤员也送不出去，租界的人有时候会给他们送。最重要的是没有盘尼西林，受伤了以后只能简单包扎，避免不了感染。”

揭秘

电影戛然而止后，是四年“孤军营”生活

在电影《八佰》戛然而止处，撤退到英租界的“八百壮士”此后又经历了什么？

“租界当局虽然允许第88师撤退，但是他们也兑现了对日方的承诺，解除了官兵的全部枪械，全部送到租界内的胶州路隔离。从此，部队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‘孤军营’生活。”薛刚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对于王文川来说，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战事也没有自由，但却让他享受到了军营带来的快乐。

“那时候，他年纪也不大，没有独立生活能力。他告诉我，在孤军营里，他学会了补袜子、洗衣服、打篮球……”薛刚听过王文川用口琴吹奏《送情郎》，那也是他在孤军营里学的。

在和王文川的多次

交谈里，薛刚发现，他很少说自己，说的大多都是谢晋元。“对他来说，谢晋元既是长官又是父辈，在孤军营里对他们很照顾，会帮他们去争取福利。他第一次用肥皂、牙粉，都是在孤军营里。还有很多民众捐东西，生活上没有太窘迫。”

1941年12月，“珍珠港事件”后，侵华日军占领租界，将孤军营里的将士分批押往江浙和南方服苦役，王文川被日军押往安徽芜湖一煤场抬煤。回忆起当时的心情，王文川曾跟薛刚说：“我们不知道谁会活下来，还是我们都活不了。”后来，王文川得到老乡帮助，逃出煤场得以生还。2009年12月7日，他因病在北京辞世，享年91岁。

杨养正的经历和王文川很相似，他也被押往安徽晋煤，之后逃出。薛刚和杨养正有过一面之缘，“2010年我去看他，他身体已经不好了，之后一个月他就去世了。”最让薛刚难忘的，就是老人唱《歌八百壮士》的画面，“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。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。”2010年12月16日，“八百壮士”的最后一人杨养正在重庆与世长辞，享年96岁。

十几年来，薛刚走访过800多位抗战老兵，他发现不少老兵都会唱《歌八百壮士》这首歌，“八百壮士是他们那个时期的精神标杆。”

缅怀

“面朝窗外的机枪手，仿佛看到了我父亲”

69岁的王秀英一直都在期待8月21日的到来，因为那是电影《八佰》正式上映的日子。她早早让女儿买好了电影票，“特别期待看这部电影，先导片里就看到了我父亲生前的录音。我看到剧照中面朝窗外的机枪手，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”

王秀英的父亲王文川，以前从未提过自己的这段悲壮经历。直到2007年，王秀英的母亲去世，子女们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才发现了父亲一些当兵时候的老照片。“那个时候，淞沪抗战纪念馆正在寻找八百壮士幸存者，父亲刚开始不愿意说这段经历，后来在我们几个子女的鼓励下，才公开了身份。谢晋元的儿子手上还

有‘八百壮士’的花名册，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。”2007年，王文川89岁，但是那段历史依然历历在目。他可以很准确地报出部队番号，就连进四行仓库哪天下着小雨，他都记得。

“2007年8月，上海那边邀请父亲重回四行仓库。因为脑血栓，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半身不遂38年了。但是他说，我这趟去四行仓库要是死在那儿，你们就把我就地火化。我也鼓励他，你一定要去，那是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”王秀英回忆道，见到谢晋元雕像的时候，父亲哭了起来。在谢晋元的墓碑前，父亲动情地说，谢团长，您的部下看您来了，还吹了一段口琴，“很多人说我父亲是英雄，但是他常说，他不是什么英雄，保卫自己的国家，每个人都会上的。”